

醫統正脈全書

二



補注黃帝內經素問卷第四

啟玄子次注林億孫奇高保衡等奉敕校正孫兆重改誤

異法方宜論

移精變氣論

湯液醪醴論

玉板論要篇

診要經終論

異法方宜論篇第十二

新校正云按全元起本在第九卷

黃帝問曰醫之治病也一病而治各不同皆愈何也

不同

謂鍼石灸炳毒藥導引按蹻也

岐伯對曰地勢使然也

謂法天地生長收藏及高下燥

勢

故東方之域天地之所始生也

法春氣也

魚鹽之地海



濱傍水

魚鹽之地海之利也

其民食魚而嗜鹹皆安其

處美其食

豐其利故居安

魚者使人熱中鹽者勝血

發魚

瘡則熱中之信鹽

發渴則勝血之徵故其民皆黑色疏理其病皆為癰瘍

血弱而熱故

其治宜砭石

砭石謂以石為鍼也山海經曰高氏之山有石如玉可以

為鍼則砭石也

新校正云按氏一作伐

故砭石者亦從東方來

東人今

西

方者金王之域沙石之處天地之所收引也

法秋氣也引謂牽引

使收斂也

其民陵居而多風水土剛強

居室如陵故曰陵居金氣肅殺故水土剛

強也

新校正云詳大抵西方地高

其民不衣而褐薦

其民華食而脂肥

不衣絲繻故曰不衣褐謂毛布也薦謂細草也華謂鮮美酥酪骨肉之類



也以食鮮美故邪不能傷其形體其病生於內

水土剛強飲食

脂肥膚腠閉封血氣充實故邪不能傷也

內謂喜怒悲憂恐及飲食男女之過甚也

新校正云詳悲一作思

當作思已具陰陽其治宜毒藥

能攻其病則謂之毒藥

應象大論注中食華水土強故病宜毒藥方制御之藥

以其血氣盛肌肉堅飲謂草木蟲魚鳥獸之類皆能除病者也

故毒藥者亦從西方來

西人方術北方者天地所閉藏之域也其地高

陵居風寒冰冽

法冬其民樂野處而乳食藏寒生滿病

水寒冰冽故生病於藏寒也

其治宜灸炳

火艾燒灼故新校正云按甲乙經無滿字

謂之灸炳故灸炳者亦從北方來

北人正行其法南方者天地所長養陽之

所盛處也其地下水土弱霧露之所聚也

法夏氣也地

下則水流歸



之水多故土其民嗜酸而食胘言其所食不芬香新

也故其民皆緻理而赤色其病攣痺酸味收斂故人皆

處故色赤溼氣內滿熱其治宜微鍼微細小也細小之

故九鍼者亦從南方來南人盛中央者其地平以溼天

地所以生萬物也眾法土德之用故生物眾然東方海

以溼則地形斯其民食礪而不勞四方輻輳而萬物交

勞也故其病多痿厥寒熱溼氣在下故多病痿弱氣逆及

溼氣感則害皮肉筋其治宜導引按蹻導引謂搖筋骨

按皮肉蹻謂故導引按蹻者亦從中央出也中人用為

捷舉手足養神調氣



之正故聖人襍合以治各得其所宜隨方而用各得其宜唯聖人法乃能
然故治所以異而病皆愈者得病之情知治之大體也
達性懷
故然

移精變氣論篇第十三

新校正云按全元起本在第二卷

黃帝問曰余聞古之治病惟其移精變氣可祝由而已

今世治病毒藥治其內鍼石治其外或愈或不愈何也

移謂移易變謂變改皆使邪不傷正精神復強而內守也生氣通天論曰聖人傳精神服天氣上古天真論曰精神內守
岐伯對曰往古人居禽獸之間動作以避寒
病安從來

陰居以避暑內無眷慕之累外無伸官之形

新校正云按全元起



本伸作史此恬憺之世邪不能深入也故毒藥不能治其內

鍼石不能治其外故可移精祝由而已古者巢居穴處夕隱朝游禽獸

之間斷可知矣然動躁陽盛故身熱足以禦寒涼氣生

寒故陰居可以避暑矣夫志捐思想則內無眷慕之累

心亡願欲故外無伸官之形靜係天真自無邪勝是以

移精變氣無假毒藥祝說病由不勞鍼石而已新校

正云按全元起情慕云爲當今之世不然憂患緣其內

云祝由南方神遠於道也苦形傷其外又失四時之從逆寒暑之宜賊風數至虛

邪朝夕內至五藏骨髓外傷空竅肌膚所以小病必甚

大病必死故祝由不能已也帝曰善余欲臨病人觀死

生決嫌疑欲知其要如日月光可得聞乎歧伯曰色脈



者上帝之所貴也先師之所傳也

上帝謂上古之帝先師謂岐伯祖世之師

傲貨季也

上古使傲貨季理色脈而通神明合之金木水火

土四時八風六合不離其常

先師以色白脈毛而合金應秋以色青脈弦而合木

應春以色黑脈石而合水應冬以色赤脈洪而合火應夏以色黃脈代而合土應長夏及四季然以是色脈下合五行之休王上副四時之往來故六合之間八風鼓

下曰

變化相移以觀其妙以知其要欲知其要則色脈

是矣

言所以知四時五行之氣變化相移之要妙者何以色脈故也

色以應日脈以應

月常求其要則其要也

言脈應月色應日者占候之期準也常求色脈之差忒是則平

人之診要也

夫色之變化以應四時之脈此上帝之所貴以

合於神明也所以遠死而近生

觀色脈之臧否曉死生之徵兆故能常遠於死

而近於生也

生道以長命曰聖王

上帝聞道勤而行之生道以長惟聖王乃爾而常用

也中古之治病至而治之湯液十日以去八風五痺之

病

入風謂八方之風五痺謂皮肉筋骨脈之痺也靈樞經曰風從東方來名曰嬰兒風其傷人也外在筋紐

內舍於肝風從東南來者名曰弱風其傷人也外在於

肌內舍於胃風從南方來名曰大弱風其傷人也外在於

於脈內舍於心風從西南來名曰謀風其傷人也外在於

於肉內舍於脾風從西方來名曰剛風其傷人也外在於

於皮內舍於肺風從西北來名曰折風其傷人也外在於

於手太陽之脈內舍於小腸風從北方來名曰大剛風

其傷人也外在於骨內舍於腎風從東北來名曰凶風

其傷人也外在於掖脇內舍於大腸又痺論曰以春甲

乙傷於風者為筋痺以夏丙丁傷於風者為脈痺以秋

庚辛傷於風者為皮痺以冬壬癸傷於風者為骨痺以



至陰遇此者為肉痺是所謂八風五痺之病也

新校

正云按此汪引痺論今經中痺論不如此當云風論曰

以春甲乙傷於風者為肝風以夏丙丁傷於風者為心

風季夏戊己傷於風者為脾風以秋庚辛中於邪者為

肺風以冬壬癸中於邪者為腎風痺論曰風寒溼三氣

襍至合而為痺以冬遇此者為骨痺以春遇此者為筋

痺以夏遇此者為肉痺以至陰遇十日不已治以草蘇

此者為肌痺以秋遇此者為皮痺

草薺之枝本末為助標本已得邪氣乃服也草蘇謂藥煎

根也枝謂莖也言以諸藥根苗合成其煎俾相佐助而

以服之凡藥有用根者有用莖者有用枝者有用華實

者有用根莖枝華實者湯液不去則盡用之故云本末

為助也標本已得邪氣乃服者言工人與病主療相應

則邪氣牽服而隨時順也湯液醪醴論曰病為本工為

標標本不得邪氣不服此之謂主療不相應也或謂取

標本論末云鍼也新校正云按全暮世之治病也則

元起本又云得其標本邪氣乃散矣



不然治不本四時不知日月不審逆從四時之氣各有所在不本其處而卽妄攻是反古也四時刺逆從論曰春氣在經脈夏氣在孫絡長夏氣在肌肉秋氣在皮膚冬氣在骨髓當各隨所在而辟伏其邪爾不知日月者謂日有寒溫明暗月有空滿虧盈也八正神明論曰凡刺之法必候日月星辰四時八正之氣氣定乃刺之是故天溫日明則人血淖液而衛氣浮故血易寫氣易行天寒日陰則人血凝泣而衛氣沈月始生則血氣始精衛氣始行月郭滿則血氣盛肌肉堅月郭空則肌肉減經絡虛衛氣去形獨居是以因天時而調血氣也是故天寒無刺天溫無凝月生無寫月滿無補月郭空無治是謂得時而調之因天之序盛虛之時移光定位正立而待之故曰月生而寫是謂藏虛月滿而補血氣盈溢絡有留血命曰重實月郭空而治是謂亂經陰陽相錯真邪不別沈以留上外虛內亂淫邪乃起此之謂也不審逆從者謂不審量其病可治與病形已成乃欲微鍼治其外湯液不可治故下文曰

病形已成乃欲微鍼治其外湯液



治其內

言心意麤略不精審也

麤工兇兇以爲可攻故病未已新

病復起

麤謂麤略也兇兇謂不科事宜之可否也何以言之假令飢人形氣素劣食令極飽能不霍乎

豈其與食而爲惡邪蓋爲失時復過節也非病逆鍼石湯液失時過節則其害反增矣一作新校正云按別本霍

害一作帝曰願聞要道岐伯曰治之要極無失色脈用之

不惑治之大則

惑謂惑亂則謂法則也言色脈之應昭然不欺但順用而不亂紀綱則治病審

當之大

逆從到行標本不得

逆從到行謂反順爲逆標本不

得謂工病失宜夫以反理到行所爲非順豈唯治人而神氣受害若使之輔佐君主亦令國祚不保康寧矣

去故就新乃得真人

標本不得工病失宜則當去故逆理之人就新明悟之士乃得至真

精曉之人以全已也帝曰余聞其要於夫子矣夫子言不離色脈

此余之所知也歧伯曰治之極於一帝曰何謂一歧伯

曰一者因得之

因問而得之也

帝曰柰何歧伯曰閉口塞牖繫

之病者數問其情以從其意

問其所欲而察是非也

得神者昌失

神者亡帝曰善

湯液醪醴論篇第十四

新校正云按全元起本在第五卷

黃帝問曰爲五穀湯液及醪醴柰何

液謂清液醪醴謂酒之屬也

歧

伯對曰必以稻米炊之稻薪稻米者完稻薪者堅

堅謂資其

堅勁完謂取其完全完全則酒清冷堅勁則氣迅疾而效也

帝曰何以然

言何以能完堅邪

歧伯曰此得天地之和高下之宜故能至完伐取得時

故能至堅也

夫稻者生於陰水之精首戴天陽之氣二者和合然乃化成故云得天地之和而能

至完秋氣勁切霜露凝結稻以帝曰上古聖人作湯液

醪醴爲而不用何也岐伯曰自古聖人之作湯液醪醴

者以爲備耳

言聖人愍念生靈先防萌漸陳其法制以備不虞耳

夫上古作湯液

故爲而弗服也

聖人不治已病治未病故但爲備用而不服也

中古之世道德

稍衰邪氣時至服之萬全

雖道德稍衰邪氣時至以帝心猶近道故服用萬全也

曰今之世不必已何也

言不必如中古之世何也岐伯曰當今之世

必齊毒藥攻其中鑱石鍼艾治其外也

言法殊於往古也

帝曰

形弊血盡而功不立者何岐伯曰神不使也帝曰何謂

神不使岐伯曰鍼石道也言神不能使鍼石之妙用也何者志意違背於師示故也

精神不進志意不治故病不可愈動離於道耗散天真故爾新校正云按

全元起本云精神進志意定故病可愈今精壞神去榮太素云精神越志意散故病不可愈

衛不可復收何者嗜欲無窮而憂患不止精氣弛壞榮

泣衛除故神去之而病不愈也精神者生之源榮衛者氣之主氣主不輔生源

復消神不內居病何能愈哉帝曰夫病之始生也極微極精必先入

結於皮膚今良工皆稱曰病成名曰逆則鍼石不能治

良藥不能及也今良工皆得其法守其數親戚兄弟遠

近音聲日聞於耳五色日見於目而病不愈者亦何暇



不早乎

新校正云按別本暇一作謂

歧伯曰病爲本工爲標標本不

得邪氣不服此之謂也

言醫與病不相得也然工人或親戚兄弟該明情疑勿用工先

備識不謂知方鍼艾之妙靡容藥石之攻匪預如是則道雖昭著萬舉萬全病不許治欲奚爲療五藏別論曰

拘於鬼神者不可與言至德惡於鍼石者不可與言至巧病不許治者病必不治治之無功此皆謂工病不相

得邪氣不賓服也豈惟鍼艾之有惡哉藥石亦有之矣新校正云按移精變氣論曰標本已得邪氣乃服

帝曰其有不從毫毛而生五藏陽以竭也

新校正云按全元起本及

太素陽作傷義亦通

津液充郭其魄獨居孤精於內氣耗於外形

不可與衣相係此四極急而動中是氣拒於內而形施

於外治之柰何

不從毫毛言生於內也陰氣內盛陽氣竭絕不得入於腹中故言五藏陽以竭



也津液者水也充滿也郭皮也陰稽於中水氣脹滿上
攻於肺肺氣孤危魄者肺神腎爲水害子不救母故云
其魄獨居也夫陰精損削於內陽氣耗減於外則三焦
閉溢水道不通水滿皮膚身體否腫故云形不可與衣
相保也凡此之類皆四支脈數急而內鼓動於肺中也
肺動者謂氣急而欬也言如是者皆水氣格拒於腹膜
之內浮腫施張於身形之外欲窮標本其可得乎四極
言四末則四支也左傳曰風淫末疾靈樞經曰陽受氣
於四末新校正云詳
形施於外施字疑誤
歧伯曰平治於權衡去宛陳莖
新校正云按微動四極溫衣繆刺其處以復其形開鬼
太素莖作莖

門潔淨府精以時服五陽已布疏滌五藏故精自生形

自盛骨肉相保巨氣乃平
平治權衡謂察脈浮沈也脈浮爲在表脈沈爲在裏在裏

者泄之在外者汗之故下文云開鬼門潔淨府也去宛陳莖謂去積久之水物猶如草莖之不可久留於身中

